

毕业后,我奔波在求职的道路上。都说这活儿找工作难,我是亲身体会到了。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心仪的工作,赶紧面试。一不留神,眼睁睁地看着我简历的人,竟然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咱们这种一般院校毕业的,还是大专学历,自然是相形见绌。那天接到一家外企的面试电话,我喜出望外,赶紧找同学借了一套西装裙套上,就匆匆忙忙地去面试。那套裙子的主人,身材比我高挑一些,一套整齐的裙子穿在我身上,显得格外别扭。到了那家公司,是在一个气派的大楼内,看到眼前衣着整齐的男女,再看看自己的身上,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一看预约的时间快到,我赶紧快步跑向电梯。待我气喘吁吁地在电梯内站定,后面陆续挤进来不少人。顿时,电梯被挤得满满的。我赶紧往旁边靠。等到最后一个人进了电梯的时候,电梯响起了“哗哗”的声音,后来有声音提示说超重了。看看旁边的人,一个也没动弹的。电梯一直叫着,那情形真是尴尬。因为我就站在门边,见大家都没有动,我赶紧退了回来。电梯在我的面前徐徐上升。我一看时间,糟糕,眼看着再过五分钟就要迟到了。为了抓紧时间,我只能冲向楼梯。当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到7楼的时候,正好人事部

人在途中

电梯上的面试

藤小律



在点名了。我气喘吁吁地应声说到了,所有的人都将头转向我,那会儿真是太尴尬了,我想我一定是很狼狈的。

面试的过程有些平淡,问了一些跟专业有关的知识,聊了一个人的爱好还有对职业的规划。面试完后,

人事部的员工通知我,回家等待通知,三天内会有回复。这回的面试,我胜算并不会很大,感觉自己的学历在面试的人中并不是最出众的,况且我那天还跑得气喘吁吁,大概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我只能悻悻地回家等待着。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突然有人电话通知我,说是我的面试通过了,可以去上班了!听到这话的时候,我除了喜出望外之余,还是有些不解,为啥这么多面试的人,偏偏选择了我。后来,报到的第一天,人事部的经理找我谈话。我一看,这人真眼熟。再仔细看,才发觉原来竟是那天最后一个上电梯的人呀!

人事部经理告诉我,那天他站在电梯口,看了很久,其实整个电梯的人基本都是来面试的,但只有我一个人从里面退出来了。而且我为了不迟到,更是跑步上来,遵守了约定的时间。公司除了员工的技术、学历等因素之外,还会参照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选择了我!我这才知道,其实在进电梯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回面试了。而众多的面试官,只有我通过了这项测试。我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才顺利地得到了工作!

图/涛涛

我留学的学校位于挪威南部小镇,学校不大,四栋小小的临街建筑,干净复古的红砖外墙,很前卫的几何造型,半藏在葱葱郁郁的绿树中,一个小小的城际火车站坐落在学校不远处。这是一个安逸闲适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不是很多,穿着十分深沉朴素,多是米色、深红、褐色一类色调的风衣,远远看去,像是片片枫叶在灰色的街道上摇曳罢了。倒是我们这些早上陆续涌出来的留学生们,衣着前卫,色彩艳丽,步履匆匆,周身散发着极具动感的青春气息,竟将这原本灰蒙蒙的街道激活了起来。我住的公寓在一个满是森林的小城区,与其说森林是城市的点缀,倒不如说这应是一座满是森林的绿色城池,其间那些小小建筑只是这些茂密森林的点缀。挪威人特别安静、守纪,甚至有时候有一点害羞。每个家庭都有一座小木屋,一个广纳阳光的后院,一条忠诚的狗和一片屋后的森林。我的公寓窗外就是一片森林,多是欧洲橡木和意大利柏树,树的主干笔直上伸,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座塔,孤峭屹立,甚有气势。这片森林,远远望去,一片苍翠,如同一堵高耸入云的墙垣。有时能看见两只老鹰在楼间打闹玩耍,看见人了也不害怕,只是略微跑两

心灵驿站

不想欠的人情

马海燕

异域见闻

初到挪威

周天意

步,然后停下来回头望着你,当我在阳台上休息时,不时有鸟雀在蓝天上尖叫,小雀子会到你的餐桌上啄食,不知名的小昆虫会偶尔暂歇在你的衣袖上,而后再次启程。入夜,往窗外望去,虽不是万家灯火,但也有几盏温馨的灯光在等待未归的亲人,那昏黄的光罩透过那稀疏的白色炊烟射入你的眼帘,令你想起万里以外的亲人。我的卧室外面有一个小窗台,两个英国住客将他们的窗台装扮得生气勃勃,他们每人有一些小小的花盆,将从公寓外面林子中挖来的野花都种在窗台后,成排摆开,清晨阳光所照之上,将那卧室雪白的墙壁投射成五颜六色,打开窗户,整个卧室在北欧深秋的凉风中竟是春意盎然。我也忍不住挖了一株野菊,用一只小小的玻璃杯盛起黑土,让她在我的窗台上安家。古人说“一花一世界”,每日我将其置于屋内,她的花叶也都向着窗外的阳光,窗外那片林子,那片原本属于她的世界。黄昏时分,天下着小雨,周围已经是华灯初上,路上行人步履匆匆。环顾四周,我已经被淹没在水车马龙之中,一时不知身在何方。每次我便会会有想念故乡的意念,“故乡情结”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

世相百态

结婚送股票

周爱珍



生活空间

坚定的“丁克”派

吕麦

表姐两口是时尚的“海归”派。坚定不移地崇尚“丁克”二人世界。他们坚决抵制生育孩子,却有各自的“baby”。表姐夫的baby,是几十尾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他它们配备最精良的加热器、温度计等“养育”工具。表姐的baby,是一对意大利宠物变色龙。夫妻俩为人父母的满腔爱心,无私地奉献给各自的baby们。去年初春的一天,表姐惊讶地发现,她的“闺女”(母变色龙),越来越像个“林妹妹”。整日介一副慵懒、倦怠的模样。表姐怀疑她生病了。待查阅相关资料后,方欣喜地发现“闺女”怀孕了。表姐乐得像个疯丫头,抱着“闺女”开心得又蹦又跳、又叫又叫。表姐愈发慈心、精心地照料着她的baby。然而,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孕妇”变得越来越懒惰、越来越没有生气。不但吃不吃不喝,就连“着装”也懒得“更换”了。表姐赶紧带着“闺女”拜访相关的兽医。医师惋惜地告诉她,“闺女”已濒临死亡状态,完全丧失了自身产卵能力。只能“弃母保子”剖腹取卵。

里威伯一样,将“闺女”的孩子孵化出来。表姐抖擞精神,开始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变色龙的孵化在沙袋上,需要一个特制的恒温箱,不但价格昂贵,

且国内压根没货。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的表姐大胆提议:将十六只变色龙卵,放在铺有棉絮的小盒里,吊置在鱼缸里一同加温。

变,既有赚也有赔,有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炒股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可以急功近利,以一时涨跌论成败。把手头富裕的闲钱投入一部分到股市里,倒无不可,但把家庭的全部积蓄投进去,就有点过火了。然而不管我如何地好说歹说,妹妹和姐夫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只有在心里祈祷,股票永远是牛市。我的担心并非多余。前些天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来

一听,话筒里传来了低低的哭泣声,妹妹说:“姐姐,我们的股票被套牢了,除了当初赚来的不说,还赔进去了一部分的本金,我们该怎么办呢?”说到最后,妹妹用一种怨怼的语气说:“姐姐,当初你送什么礼物不好,为什么偏偏送股票给我们呢?”我听后和姐夫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我苦笑着对丈夫说:“够时尚够新潮的礼物不一定是好礼物。”开始,两人每天都要打开盒子,观察卵的情况。谁,好心往办坏事。由于变色龙的孵化,对时间、温度等因素,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他们的“关心”导致五只已成型的龙雏,因此而夭折。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只得按捺住无限迫切、好奇、焦虑的心情,一天天地等待……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箱子里传来“吱吱”微弱的叫唤声——一只小变色龙就要破壳而出了。两人再次忘乎所以,欣喜若狂地取出小盒子,用DV拍下这新生命诞生的瞬间。谁知,半小时后,这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又因温度的短暂变化而夭折。表姐懊恼、自责、伤心不已。接下来,他们严格恪守科学的步骤和方法,不敢再有了丁点的冒失。终于在三个月后,十几只变色龙卵,奇迹般地孵化出三条小变色龙。面对三条鲜活、可爱、敏捷爬动的小生命。夫妻俩忽然百感交集,心头涌动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从身体的每个细胞间澎湃出来,热腾腾地,汹涌地袭向眼眶。梨花带雨的表姐冲进姐夫怀里,哽咽着感叹:生命的诞生和养育,虽然艰辛,但在实在是太可爱、太让人心动和幸福了……表姐深情地说:是的……我们自个的baby吧。

要一个特制的恒温箱,不但价格昂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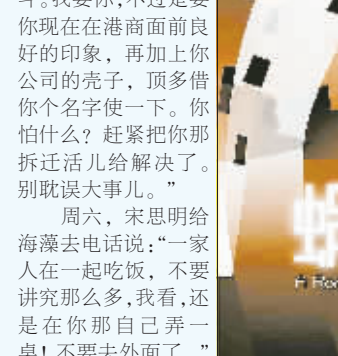
在十多年前我们没有税收概念,在海南炒房炒地赚点钱,当时绝大部分人都不交税,我们交了,我们交了一部分,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肯定没交够,可是在那时候就是好人了。今天来看,没交够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但是从法律上来看,我想可以解释得清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钱应该由我自己出,不应该从公司出,因为他不是万通的朋友,万通也没有这个预算来支付这个钱,并且法律上也不允许支这个钱。我什么自己花的工资,别人不会有我这个意见,所以首先这个是非的判断。另外,你给他钱,用什么方式给?你明知给他这个钱他就有钱去行贿,如果行贿被抓住了那他就得跟他在法律上兜圈子了。所以为了不惹这个麻烦,我让律师写了一个东西,表明我送他这个钱只能用于合法目的,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我让对方来拿钱时签字,做出承诺,我再把签字收起来,这事才算办妥。所以钱的事很玄,一不留神就变成了陷阱。你光顾仗义了,不问是非,钱一给出去,麻烦就来了。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公司,你如果是这种创业者身份的董事长,你蛮横不讲理非要这么做也就做了,但是不能那样做,这里头是有是非的。



从万通最初开始,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像王石说的,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要在复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变革中看清楚钱的是非,不清楚的时候宁愿不要,或者把它放在中间状态。钱的是非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性、政策性是非,这是比较刚性的;还有一种是道德的是非,属于软性的是非。比如说碰见弱势群体,你个人又力所能及,帮助别人,这就是道德上的是非,不帮助其实也不犯法,但是你会被别人认为麻木不仁,面临道德的压力。所以道德的是非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看待钱,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活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连载

宋思明把陈幸福召到办公室说:“你最近怎么样?”陈幸福高兴得很:“托大哥福,风生水起,还不错。就是手上留了块烫山芋扔不掉。”“什么山芋?”“那块拆迁的地,原来说到6月一定拆完,现在都快7月了,有几个钉子户死硬硬不挪。”宋思明说:“这个问题,你要是解决不掉,下面这件好事就轮不到你了。”陈幸福问:“啥好事?”“上次你陪着在上海考察投资环境的香港人,现在决定大手笔进驻上海房地产。这对上海是个利好消息。他呢,因为你印象还不错,想跟你一起合作。我倒是有个想法,想把你们公司包装包装,看到最后能不能到香港上市。”陈幸福摸着脑袋说:“算了吧!干活我是行的,但搞这个,我不拿手。我那公司,全卖了,包括办公桌,能上千万吗?还是别打水账。”宋思明指着陈说:“扶不起来的阿



你要你,不过是要你现在的在港商面前良好的印象,再加上你公司的壳子,顶多借你个名字使一下。你怕什么?赶紧把你那拆活活给解决了。别耽误大事。”周六,宋思明给海藻去电话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不要讲究那么多,我看,还是在你那自己弄一桌,不要去外面了。”宋思明拍板。宋思明直到中午才来,海藻举杯对宋思明说:“感谢您为我们家做的一切,敬你一杯,干!”说完一饮而尽。宋思明回海藻单位的情况。海藻嗯啊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海藻索性替他说:“升官了,当科长,每天被拉着出去喝酒洗脚。”宋思明笑了笑,忽略海藻的讽刺,转头关切地问海藻:“我看你,有什么话想说,没关系,说来听听。”海藻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说:“我不太想进单位了,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海藻又要急了,正想张口,海藻一把拉住她。宋思明说:“也好。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些朋友。”海藻果断回绝:“不必了。我不是要做大生意,就是糊口的小生意,比方说开个网店什么的。我其实考察了很久了,我想在网上卖一些儿童书籍,做进口的儿童图书或者国内的图书。我想现在各家都只有一个孩

子,在智力投资上,一定舍得。”宋思明又想想了想:“这是个新生事物,我不清楚网络营销是怎么运作的。但我大学的同学,现在是一个大的出版集团的老总,我这两天给他去个电话,看看你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宋思明没聊一会儿就抱歉地要告辞。海藻送到门口,突然冒失地脱口而出:“呃,那个……请善待海藻。”宋思明看着海藻的眼睛说:“放心。我会的。”海藻等宋思明走远了就开始冲苏淳咆哮:“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我商量?谁同意你去搞什么网店的?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海藻在一旁劝阻。苏淳不说话,任海藻吵闹。晚上,苏淳躺在自家的床上,对依旧生气背身不理自己的海藻说:“我是想离那个宋思明远一点。一个海藻陪进去就够了。如果大家陪进去,我觉得太危险。”宋思明下午和几个朋友应邀去看方形式赛车。在台上,宋思明旁边坐着的人说:“最近啊,市里可能有个大项目要上马,有一块地,你要去。你猜是谁进场?”旁边一秃头男子关切地问:“谁?”宋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字。“那你有什么想法?”“这个人看上了这里的一家企业,有意愿跟他们合作。我是想,把它给包装包装,借个壳搞大。”“等下吃饭的时候好好聊一聊。”包厢里餐桌上,几个熟谙的伙伴在低声讨论。“可是……你说的这个家伙,到底有没有实力啊?对方若是摸到底细,发现他没什么实力,肯吗?”有人疑问。宋思明淡淡一笑,说:“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叫做美国。在美国一个农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和他在一起,父子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找到老头,对他说:‘尊敬的老人家,我想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老头气愤地说:‘不行,绝对不行,你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老头摇摇头:‘不行,快滚出去吧!’要做大生意,就是糊口的小生意,比方说开个网店什么的。我其实考察了很久了,我想在网上卖一些儿童书籍,做进口的儿童图书或者国内的图书。我想现在各家都只有一个孩